

397

陳郁



海興雜誌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編輯者言	我對於「中西醫兩結合起來」的迴應	李柳溪
醫事言論	讀「中醫委員會應改組行政院感言」後	甯未齡
長篇專載	傳染病學（續）	任應秋
	脈學復古評註（續）	姚心源
	傷寒論之脈學	任應秋
學術研究	仲景大承氣湯症研究	張平樞
	營養化學（續）	沈彭寅
	營衛氣血論	黃寶忠
	開話子育病	楊志一
	節錄病理學	張鴻生
衛生常識	一	
驕風之預防及其有效治療法	劉明	
小兒中白葉毒之急救療法	張平樞	
雜俎隨筆	張微慶	
徵稿隨筆	劉一強	
答同業某君問瘧疾寒熱往來之原理	羅笑章	
鍾山太和礦區流行病治療報告	謝繼聯	
讀者來函		
醫藥消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 國立中央圖書館

本刊啓事

本刊創刊於抗戰之際，已統盤籌劃就緒，無論如何轟炸，與環境壓迫，決不中途停刊，藉以保證訂閱者滿意。

本刊啓事

醫藥文化之改進，乃醫藥界之責任，尙祈海內同仁，破除祕而不宣之惡習，從事公開，如有家傳秘方，及秘密草藥，祖傳特殊技術等，撰稿寄投本刊，以利社會。

徵求啓事

茲徵求關於國醫急救創傷之種種特效方法，如中彈片，斷骨，骨碎，流血不止，壓傷等等，將治療與用藥撰稿惠寄本社。

研究脈學之基礎讀物

增訂脈學叢書第一集

本書爲姚心源先生原著，發揮脈學之懷疑，改進，價值，辦法，等譜詞甚詳。本來用四號漢文正楷字洋報紙精印，現因原書售完無存，各界紛紛來函購買，所以改用重料厚紙，新五號字再版精印，並增入素問脈學鳥瞰，靈樞脈學鳥瞰，堪爲研究脈學之基礎讀物，蓋無論仲景王叔和脈學，無不根據於靈素，所以研究脈學者，俱宜人手一編，定價每冊國幣壹元五角，郵費外加

編輯者言

編者

本刊於醫報頻頻聲中，已出版了四期，謹荷各界熱烈贊許，訂戶頗為踴躍，投稿諸公亦甚熱心，這是同人等，認為很榮幸，可為國醫國藥界前途慶喜的事，八月份照例是休假停刊的，所以本期（九月份）特地提早出版，藉慰讀者的雅望，有許多讀者來函，要求本社開辦脈學函授科，或醫學函授科，但以籌備講義等事，尚需時日，所以定期間尙難實現，惟脈學之改進，英已經怒吼了數年，響應者雖不乏人，而以著作發揮者甚鮮，今四川任應秋先生，竟以「傷寒論之脈學」長篇專著，投寄本刊，可謂先得我心，原來英已着手編輯「仲景脈學鳥瞰」，預備發行單行本，則可免研究滋擾，大有人冷然蠅心涼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矣」，「國醫界前途」光明正無可限量，但願有心人羣策羣力，再接再厲，急起直追以庶於成，實為厚幸。

誌

謝

本刊蒙貴陽中醫公會主席陳炳煊先生允為贊助，予十分之誠心，謹借學術

之深為感激，用特誌謝。

醫事言論

▲▲▲▲▲▲▲▲▲▲▲▲

我對於「中西醫團結起來」的響應

李柳溪

讀六月十二日新華報載羅翹雲先生中西醫團結起來論文，誠意深刻，立論正當，一方面提倡中西醫溶化一爐，救濟營養的缺乏。一方面挽回戰時金錢的外流，救國救民的呼聲，使我欽佩和感動，因此抽暇寫此數句以表贊同。

國醫是我國國粹，有四千年的歷史，自古有良醫良相之稱，周代有醫師，明朝有憲兵局，其用意設醫治民與現代醫院無異，可見歷代對於醫藥的重視。

自海禁大開，歐風東來，醉心西醫者謂西醫重解剖實驗，理鑑科學，毀謗國醫者謂國醫重氣化用五行生克氣候源流哲學，所以國人信仰參半，莫衷一是。我們知道，無論何種學理均無絕對的好，也無絕對的壞，醫道也不能例外，但國醫有國醫的長處，也有他的短處，可是西醫也有他的長處，也有他的短處，不是門外漢一知半解的人隨便批評的。各有存在與改進的價值，羅先生說：「我國衛生方面的材料，大多數仰給於外人，抗戰以來，由於交通不便，加之外匯一天高漲，各種衛生材料及常用藥品，不但價昂，且不易買到，因此國內各地普遍發生藥品荒……因為沒有藥品治療，結果都白白犧牲了。

對於抗戰建國是絕對不利的……最後一段又舉例說明中西治療的法則，很多一樣地方，羅先生說這些話，意味深遠，痛切非窮，正是指明中國有些精良的醫藥，棄了而不用，專倚空船來药品維持衛生事業，現在求之不得，病者待死，按經濟方面來說年費若干萬元，為國家一大漏卮，兩相比較，國醫國藥，都有研究改良的必要。

現在抗戰階段，西醫西藥缺乏，前方與後方，因無醫或無藥治療，而眼看著死亡，日不可數計，何種慘酷呢？為什麼不將數千年祖宗遺留下來的經驗的，有效的，國產藥品拿來利用呢？迷信西醫西藥的人說：國藥不科學，不潔淨，不美觀……等，說來也奇怪，近來東西醫學者偏要重視中藥，拿去研究，發現很多特效藥，如癩黃、地黃、杏仁、陳皮、昆麻、薄荷、大蒜……等，都在醫院中普遍的使用，而我中國也隨聲附和的歡迎，稱為科學的藥品，研究起來，原料是中國的，不過遊了一次洋加以改造，其價值提高了百倍，究竟其性質與原來無異，不過形態變化精緻一點罷了！話又說回來，我們現在用國藥是天然的本質草根樹皮，粗糙不好看，這是事實，可是價廉物美，合乎中國現代經濟能力，否則，簡直舶來精良藥品，普通一般老

百姓沒有購買力，只好士大夫階級用吧？一般貧苦者得病只有死而已，正如杜亞泉先生說：「我之國粹，乃為他人利用，殊可惜也。」之類！（見東方雜誌第十二卷第十一號中西醫方新論序言）國醫與西醫，本有吻合溝通的地方，苟能採用西洋之長，而補國醫之短，則國醫之價值日高，現在國醫不振，確有原因，（一）因國人輕視國醫，不加提倡，（二）醫師學術淺薄，加以江湖術客，驕妄騙人，誤害人命，（三）藥商接利是圖營品歸人，喪其本性，培植不遵古法，減少很大效用，致貽麻煩殺人，假藥誤病之譏，所以現在社會中拿良庸醫師混為一談，不怪醫道日衰了。

今日經先生出來大聲疾呼中西醫團結起來，我們研究中西醫者，應當赤裸裸地熱忱相見，抱着研究的態度，求醫藥之改進，萬不要仇視，尤其是我們研究國醫者，更要眼光放大些，為國家為民族着想，不要為自己打算，簡單來說，在此抗戰建國期間，應該利用中國固有的國藥，再參加科學的改良，使成一種新興的醫藥，發揚光大，福國救民才好，更應該中西醫師，聯合起來，組織各種研究團體，作學術上的研究與探討，改造醫藥事業，供獻國家，盼望大家攜手擔任大時代的前進！

（完）

讀『中國委員會總改隸行政院感言』後

翁未齡

此次參政會通過「中國委員會總改隸內政部」一案，當然是中醫界「說難不期待發展」之好消息，亦即是一「中華民族自力更生」之好兆。溯我中醫遭現代以不科學之刺議以來，經數年之奮起鬥爭，始更有所在地位，然而中醫本身並非無科學價值，因為沒有適應現代時勢，以科學方法分發歸納，使中醫學術之理論，成為明確通俗之理論，遂使中醫學術在演進上不能放映表射於觀者之眼底。然此亦非中醫之罪，乃中華以往數百年整個政治之頹敗有以致之，迨至新時代之鍾聲，中醫本身之力量，在社會上比較薄弱，故同在中華民族求更生之搏鬥中，而竟蹉乎其後。

在抗建聲討中，各個部門，靡不以硬幹苦幹而向前邁進，我中醫不科學之門面，原在自己衰弱不振，溯本窮源，若欲使中醫光大，第一要着在努力研究中下苦工，倘爭得地位而不下研究苦工，使中醫本體逐漸浮薄，則口實之貽人，嫌解不及事實。賢達諸公會以整理國醫學術，普設醫校培植人才為前題矣，然而現

時材力物力，以言叫號立排，談何容易，故雖一方竭力請求政府盡費設施，一方應建議中醫機關立刻決定整理程序及標準，徵求全國醫學家集中研究，發行刊物，標榜號召，庶幾風行草偃。蓋有整理程序及標準，則分題研討，易於發揮力量，而發行刊物標榜號召，則全國普及，各盡其材，庶幾羣策羣力，以往所組編纂委員會，事實迂遠，迄未表現力量，而學術重在實際，即使一時編纂速成，未必能免空疏浮泛之弊，如先之以磨勵工夫，則機會成熟，再行組織編纂，採納各方之長，勿使蔽於一二人之拘執成見，更經過比賽，評議，試用，補增之學術，而能發揚光大於全球也。

至今後開揚中醫學術所取應從事者，應將古代中醫術語化成通俗曉暢文字，以期普遍全國人士中醫常識，加深全國人士中醫信仰，更有進者，夫努力研究與宣傳，乃各種事業必要之工作，故開揚中醫學術，乃中醫人人應負之責任。至若彼此漫罵，乃權利之徒所為，殊非真正學者之風，吾人可以不理，吾人所肩負者，乃黃帝數千年寶貴之學術，乃將來全球人類健康之幸福。

長篇傳染病學

續

世川任應秋編著

第一編
政治經濟論

第七章 一般療法

傳染病患者，不問其已得病形，或尚在可疑之程度，均須送入相宜醫院或隔離之，藉免傳播而開妄醫。如前章所述，素問上已有辟疫崇之設，無論其設備如何，而合於現代之隔離無二一也。病室必須寬闊，陽光空氣，均無窒意。燒空烟燭，力求潔淨，燒難吾可為授烹時幻覺之基，經過裏人者，皆往者竊其病源，苟一不潔，則接近疾苦部之榮養障礙，而起變化，甚則侵及深部之肌肉及骨組織，更有病可愈而猶不可愈者，亦數見不鮮，豫防之法，除留置患者房間之外，並取清潔之皮膚，每日用酒精拂拭二次，患者之臥位，亦須常時變換，以避同一皮膚面之壓迫，患者之口腔，日必以生理鹽水或普通之淨水含漱數次，用保其清潔，匪獨可以預防口腔炎，咽喉炎等疾患，亦足以減輕其臭氣也。此皆為西醫之常法，為吾人應採用者。回溯中醫亦有如是之消毒法否？曰有。如時後方之六味薰衣香，衣服消毒法也。千金翼方之小金牙散，鼻腔消毒法也。外空之辟瘟粉，身散，煙黃散等，皮膚消毒法也。景岳全書之福建香，即為消毒法也。今為中國者，較之不詳，而顧西洋之專

疾病固可用手術或其他療法以治之，而與飲食亦大有關係，蓋食
療法適當而獲奏治療之功者，爲數亦頗不少。其法爲何？一言以蔽之
，即爲保全或增強身體之營養，蓋由東垣專主脾胃之說，未可厚非，蓋身
體營養佳良，則活力適健，具此療法者，即保全或補益體力之一法，
凡治愈疾病之原則也。對於病弱之抵抗力及抵抗力，不使過於耗損之
力，或補給病弱，並能恢復其機能而使其治愈之力，皆適宜之飲食療法
間接所致也。《寒論桂枝湯方註云：「服已須臾，微熱稀粥一升餘，
以助藥力。」而桂枝湯又明註曰：「不須啜粥。」又四百〇三
條云：「病人脈口渴，前日暮微煩，以病新差，太陽與穀，脾胃氣尚
弱，不能消穀，故令人微煩，損穀則愈。」是古人對於食養法，而有
分寸之議設也。中醫治病行感胃，必戒以素食，而於虛弱諸疾患，雖
厚味無害，意即營養與有餘，體溫上昇，再進以油膩肥厚之品，徒
增其發熱也。《經言》曰：「病者，臟氣之營養不足，食以厚味，適足
增其活力，而助其有之不足，總之，病人食物之選擇，須從疾病之種
類而定，例如血證和內熱，患腎臟病者，忌雞卵魚肉及刺戟性物，試
察之人，宜用多下油質者花生等多油質而易消化之食物，患心臟病者，
忌酒與酸味，如食酸食，患腎臟病者，忌雞卵魚肉及刺戟性物，試
察之人，宜用多下油質者花生等多油質而易消化之食物，須用油動物

之，羸弱氣病者，宜少米食，或用麥或赤豆等，尤須注意者，凡病人厭

惡之物，雖所含滋養分極多，不能振其食慾，於是唾液不能多分泌，胃液亦殆不分泌，唾液與胃液，均為食物所必需者，如唾液與胃液不多，食物即難以消化，未經消化之滋養分，即不能吸收，仍由大便泄出，若遇嗜好之物，滋養分雖少，其食慾興奮，唾液與胃液分泌旺盛，其中之滋養分，應行消化而吸收之，病人之嗜好品，部分之厭惡品，此皆事實之昭示於吾人者也，但絕無滋養分之嗜好品，及病中應須禁忌之食物，期切不可用，若今西醫，不顧病人之嗜好與厭惡，祇用牛乳、鴨卵、肉汁數者，是不知今日醫學之進步，亦不能活用者爾者也。

第三節 解熱劑之應用

一、發熱，為各種傳染病之全身症狀，其特徵為體溫昇高，體溫昇高之原因，為延緩中之體溫生產中樞，受毒素之刺戟而亢奮，斯時體溫調節中樞，實在上不能默觀而欲調節之，調節之法，即令其所屬陸續輸送含有毒素之血液於皮膚面，而努力放散體溫，使其出於體外，而減輕臟器之侵害，故稱發熱為身體對於毒素之一種驅逐作用，亦無不可也，然其放散有限，不得不借藥物之力以助之，是解熱藥之所由尚也，故解熱藥云者，即用藥物能減退病人身熱之謂，準此以推，解熱藥對於生理之作用，實不外下列七點：

一、觀察體溫之中樞神經。

二、增加體溫之放散。

三、減退組織細胞之酸化機能，以減少體溫之發生。

四、使由熱而來之他種症狀，可以緩解。

五、撲滅發熱所由之有機體內酵素。

六、原因發於疹者，可以早透。

七、有發汗之作用。

非此著，當不可盡施。乃近今之西醫，不問其熱之所由來，熱之所由去，往往貼以冰囊，而阻止發汗之機，甚或引起如畜兒性肺炎者，非獨此也，對於熱劑之假相體溫異端，亦同出一轍，使病者陷於死地，非所當施而使之，豈非矛盾論辨之甚哉。中醫對於傳染病解熱劑之應用，嘗顧乎抗力之自然，而使病毒之有所從出，凡察其過溫增加而散溫機能衰減者之表證，則用葛根湯、麻黃湯、大青龍湯等之發汗解熱劑，以補助自然療能作用之不及處，使聚集於皮膚面之毒素，驅逐於體外也。若體溫調節中樞疲勞，不能如前輸送之多量血液於體表，徒亢盛於體內部，當於表證轉入，舌尚白苔時，宜處以小柴胡湯，或小柴胡加石膏湯，白苔少變黃色時，宜處以小柴胡加大黃湯，或小柴胡加石膏大黃湯，白苔全變黃色，上腹部有緊縮壓痛時，宜處以大柴胡湯，或大柴胡加石膏湯，此又與麻葛諸方獨具別義之發表解熱劑，有自呼吸器泌尿器消化器諸器官排除毒素之可能性也，更有毒素不間斷之刺戟，與持久之高熱，體溫調節機能擺脫極度之結果，毒素無外出之途，反聚集於體內消化管，而釀出狂躁不安諸現象者，則隨毒素集積之程度，與病者體質之差別，而選用調胃承氣湯、桃核承氣湯、小承氣湯、大承氣湯等方，從下利而排泄其毒素，以達到解熱之目的，表裏先後，程序井然，固非機械療法，局部療法之所能跂及。

第八章 傳染病預後概說

欲卜傳染病之预後如何，為醫生者自當多方考慮而斷定之，方不至有所失誤，畧如下列：

一、流行時病原毒力之強弱，應由流行時死亡率之大小測之。

二、患者先有其他疾患，今又重染病者，其生命之危險，當較常人尤甚。

三、幼人、老人、虛弱者，以抵抗，反應兩皆薄弱，遂使免疫體發生衰弱，經過反覆，因衰弱而死，其數蓋遠在向來興亡者之上。

而，處事之無規矩，方其質樸，亦多不良。

金匱云：「唇口青，身冷，爲入藏，卽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腑，卽愈。」又曰：「漫舌瘻，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入來口者，不可治。流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卽死。」古人謂：「藏，蔽而不揜，腑，漏而不藏。」人體則病毒有未終，故可愈，入藏則病毒深終，故不治。其間雖不免近乎根據術語之詞，而第《病寒》正以抗力之強弱，病成之順逆，皆爲涼熱之總制地也，實無所在，固不可以辭焉者。

卷之三

第一卷

傷寒一症，遠見於我國宋朝。至後此被仲景出，始專有傷寒病之記載，然其所論之傷寒，係包括多數疾病而言，大約所有發熱病均概其中，正與希臘古時之持陳寒病，如出一轍，與西醫所言之傷寒，相差不多。即專以仲景之傷寒而論，亦有廣狹之別，如昔名「傷寒卒病論」之傷寒，是狹義的，包括多數急性氣病而言，該論第三條云：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寒者，名曰傷寒。一是狹義的，是肌表之病，略同於流行性感冒，但指寒邪之外襲而言，故難經五十九難云：「傷寒有五：有中國，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泄病。」陸續雷氏云：「難經雖係獨創，然傷寒之中又分傷寒，是擴義狹義之別，可見傷寒之名，自古相傳有廣狹二義也。」陳邦賢氏云：「在唐以前的醫書，所說的傷寒，是包括中風、傷寒、泄、溫、熱病而言，而寫熱病的經病，清利溫病之說，僅見於王叔和《傷寒

第二節 原因

溫病條辨、溫病者：有風溫，有溫熱，有溫疫，有溫毒，有暑溫，有濕溫、有秋燥，有溫瘡，其實都是一種疾病。要之，古人對於傷寒之稱，雖漫無準則，而其中實有流行性傳染病含義之存在，據仲景自序，可以灼知，又據後漢書建寧四年（西紀一七一年）至光和二年（西紀一七九年）八年之間，大疫流行凡三次，據記孫權圍城合淝時，疫癘流行，士卒多死事，正與仲景自序相應，茲本節所論之傷寒，雖未必與葛克林斯針對，而究爲傳染病之一種，列於傳染病篇，亦無不合法處，况仲景之傷寒論，集內科治療之大成，本章闡而述之，即用作內科一切治療之綱領看，亦無不可，然中醫之傷寒，從廣義言之，則葛克林斯亦在其中，換言之，葛克林斯猶傳染病也，蓋之一種，故本節所論者，亦當以中醫傷寒之術為主。

傷寒既有中西醫之不同，其原因亦當各自異之。西醫主說稱傷寒論，謂冬季爲寒冷所傷者爲傷寒，春夏時之氣而犯者，爲時行病，然傷寒與時疫，其名義與病狀實相互混同，譯語訛誤，從無一致。此依發生之時季節以爲春三月或至夏至以致而發生者爲傷寒，或以秋八月後而至冬三月發生者爲實傷寒，或以春夏秋發生者爲溫病。而各期發生者爲傷寒。宋代醫家疏於外感之義，故於傷寒之論，別無發明之說，然至金元時代諸四大家之一李東垣指出，辨張傷寒之內傷者極多，外感則亦間有之，因勞役而內傷尤氣所發症狀，則別立一方，故曰一定經者，蓋泛爲一種感氣入自口鼻位於半表半裏者，此種意見，對於前人之說，實成二解。西醫之論傷寒也，未利便由於醫室收斯國，人屬淋已組織而起，又以小兒爲尤然，其侵人之途徑，概自口腔喉下，至

於是不能確定空氣媒介自呼吸道侵入，雖屬疑問，其由扁桃體或咽喉部

已裝置侵入，似是可能。以其所之毒素籽犯淋巴器官，及與系膜淋巴腺、脾臟、骨髓，以及皮下組織等，致發腮腺炎，腫脹大，並被疹等變化也。至轉染路徑之最要者，當為病菌所汚之飲水或食物，（內以牛乳蔬菜為尤然）或污水附着器物而入於體內，森右兩說觀之，一者無鑑別病菌之力，粗持傷寒之說為依據，一者但憑器械之考察，而固守病菌之說為不二法門，實則兩說皆可互為因果而兼病也。苟謂風寒之說真不可從，則中風得桂枝湯而可愈，傷寒用麻黃湯而起臥者何歟？況據西醫之調查，謂傷寒病者，約有 40% 可見咽喉炎，且每由扁桃體證明本病，斯即為病菌有亦因空氣性媒介自呼吸道侵入之明証，苟謂病菌十分可疑，則有本病發後而本菌仍生存於體液之中，隨便排泄，可經數月數年之久，而稱為帶菌者，亦事之或有也。直明証，苟謂病菌十分可疑，則有本病發後而本菌仍生存於體液之中，隨便排泄，可經數月數年之久，而稱為帶菌者，亦事之或有也。直

第二節、病因

乍聽來急接，雖無關係，而本病發生，要以 15% 者為最多，而強壯者尤甚，蓋由強壯者接觸病菌之機會較多，亦未可知，餘如感動，感冒等類，亦可視作誘因，又本病在大都會中之流行也，幾至四不終，以秋季為最多，夏季次之，春季又次之，夏初最少，無自來水，陰溝等設施，致污水污物聚積各處之不潔區域，流行尤盛，仲景傷寒論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則證明家族之罹患者，尤易為

本病之素因矣。

第三節、辨證上一般症狀

本病初起，頭痛項強，惡寒發熱，幾為必有之現象，蓋本病初受寒風之刺戟，不問其是否刺戟之時，有無細菌侵入體內，頭部首先引起充血，左或神經受抑制，故形成頭痛，此時項部末梢神經，亦因充血之刺激，陷於初步痙攣狀態而作痛，藉由抵抗風寒之刺戟而起，血管收縮，溫之輸入減少，故惡寒，血管收縮而汗孔閉，體溫已不能照常散發，則血行之神經，反因肌表感覺寒冷之故，血液意挾高溫以外，而呈發熱，此種症狀，即太論所稱之「太陽病」也，亦有造溫中藥因寒毒之刺激而興奮，同時散溫機能亢進，腹脹動脈不收縮而肌膚疏少，形成發熱汗出惡風者，太論所稱之「中風」是也，亦即俗所謂「風耳」，更有神經易於興奮之人，一受風寒刺戟，而造溫機能亢盛甚速，始病即不惡寒發熱，或渴或出汗者，傷寒論前者稱之為「溫病」後者稱之曰「風溫」，然則，發熱惡寒，已成為不病之大關鍵，若無熱而惡寒者，則為造溫機能衰減，體溫來源不足之象徵，將陷於發熱症候，仲景謂「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即此之謂，仲氏之寒熱，猶有真假之分，雖近似之量溫器，亦難以計測之，例如太論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皮膚骨髓，無非以別表裏而言，表熱裏寒，為虛性興奮，治當溫裏，寒寒裏熱，是熱聚於裏，體溫不得外達，治當清裏，前者稱為真寒假熱，後者稱為真熱假寒，表裏順逆，豈可不辨。（未完）

脈學復古評註（續）

姚心源原著

張子英評註

感應性之徵動，必定在關脈上查看，益測其病所，究在何臟何府

間，當參考靜脈之徵動，如後述。

何以脈學之上，專列肺胃脈（即膀胱）三者為要目，因為肺主外

交，胃主內政，膀胱司交通，鍛三者之中，各有氣息水量停留，一旦

肺被風邪掣引其神經，肺藏偏傾，則胃膀胱亦受不安。

肺胃膀胱，各有氣水等量，而乃因有阻滯，不能等量，其勢不均

，而人皆偃息倦臥矣。

（英按）肺臟呈淡紅色，全部表面為泡沫狀紋理，含有氣水，胃粘膜亦含胃液，膀胱為藏水之官，三者氣水偏多偏少，不能等量，是

為津液不化不行，肺受風邪掣引，則水液氣質偏盛，而膀胱為喉

為喘矣。

雖然，手脈屬肺，當欲沉，足脈屬膀胱，當欲浮，是則病，病者

反常之脉也。是何故？陰當不足，故沉為多，陽當有餘，故浮為多，

不足者沉，有餘者浮。

（英按）手脈以浮為無病，足脈以沉為無病。

用是知一陰一陽發病，謂手浮足沉也。（英按）厥陰少陽也。

二陽發病，謂足得按也。（英按）足陽明也。

三陽發病，謂足不得按也。（英按）足太陽也。

二陽一陰發病，謂手足皆得按也。（英按）足太陽，足太陰也。

三陽三陰發病，謂手足皆不得按也。（英按）足太陽，足太陰也。所之足得按捺者，其病潑於心脾，為不得屈曲，女子不月，傳為

厥滯，傳為息責，（按即足陽明胃發病）。

所以足得捺者，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痿厥脹消，傳為系溼

，為頸項，（按即足太陽膀胱發病）。

所以足得舉者，其病少氣，善咳，傳為心掣，傳為頭，（按即

足少陽發病）。

所以手足比較而得足脈按捺，手脈舉者，其病主驚厥背痛，善

噫，善太息，名曰厥厥，（按即足陽明正厥陰發病）。

所以手足比較而得手脉按捺，足脈舉者，其病善脈，心滿，善

氣，（按即足少陰足少陽發病）。

所以手足比較，手足皆得舉者，其病偏枯痿易，四肢不舉，（

按即足太陽足太陰發病）。

于是知足得按捺，名曰二陽結謂之消，（謂陽之二氣結也）。

于是知足得舉者，名曰三陽結謂之弱，（謂陽之三氣結也）。

于是知手得舉者，名曰三陰結謂之水，（謂陰之三氣結也）。

于是知手足之一氣結者，名曰喎僻，（即下部脈不止）明言之手浮足

浮之像也。

要義：手之三氣，即足之一氣，足之一氣，即手之三氣。

惟二氣不易，謂按之而不替不代者，名曰二氣，（手足二部皆論）。

所以據仲景所述約如下列：

〔俱〕脈陰陽俱緊，名曰傷寒。

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

脈微結，此陰陽俱虛。

脈陰陽俱停，必振奮汗出乃解。（按符即伏也。）

微汗陽俱緊，反汗出，此亡陰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

利。

大分之陽者，自發。

陰弱者，汗自出。

陽浮潮熱。

陰浮熱汗。

陽微陰弦，胸痞而縮。

陽微，汗出而解。

陰微，汗之乃解。

陽經陰脉，法當腹中病小。

陽微陰脈而長，為欲意。

陽微陰浮，為欲意。

寸關尺與辨症。

〔部〕脚中微，此內虛。（律拔不知，故汗不出。）

脚中湿，不可發汗。（因榮不足。）

脚浮緊，名曰肝乘脾。

脚脈細數，吐之過也。

脚浮關沉，名曰結胸。

脚浮曰結胸。

脚浮曰結胸，腹滿挾出，氣聚寒不散俱否者，此皆下之

過也。

脚浮，不可下之。

下部脈不至，則厥不利。

脚浮沈手足厥逆。

復興書業雜誌

下利，脚浮數脚濶者，必溼腐血。

脚浮緊關，名曰血脈。

脚浮，關小緊，數喘息，胸背痛。

脚浮，知有宿食。

脚浮，小腹氣沖，半足厥逆。

脚浮自眩。

沈為有水。

浮為風引。

數為血枯。

浮為血枯。

脈浮結拘，（此條大約係脚浮。）

脈緊而痛，（此條大約係脚緊。）

脈弦，兩脚拘急。

沈緊，必脚脹。

沈滑，協熱利。

浮滑必下血。

脈細數頭痛未止。（此條大約係脚脈。）

下利之脈弦沈者，下血也。

下利之行，大為未止。

咳脈細者，不治。

下利而實者，不治。

諸浮數脉，應發熱而反澀滯惡者，若有痛處，必發其癰。

或半宿其脈尚沉，若弦者，洪大者，必有癰。

或入得平脉，身有癰而無癰，者，如子。（亦曰陰搏陽別。）

人脚脈急甚，為欲死。

亦易死，無脉，死者尤須記也。（未完待續。）

研究傷寒論叢稿之一

傷寒論之脈學

任應秋

謹以此文獻給 ——共事中國脈學之改進—— 張子英先生——

一、緒論

關德潤氏曰：「傷寒論爲憑其證候及脈型，以定治療方針之書也。」章太炎曰：「若夫診脈之法，內經有三部九候，仲景傷寒論，則僅有三部，而無九候。所謂三部者，入迎寸口趺陽是也，較內經則爲直截易明矣。」陸續雷云：「大論精粹，在於症候方藥，」而仲景自序亦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臟藥錄，並平脈辨証，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是傷寒論爲求病理而選治療之方書，非號徵擇細之驗書也。傷寒之論脈，在求精確以辨證，固如關章陸諸氏所云。故仲景亦非不覽脈者，讀其自序曰：「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頗盡，省視疾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入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勞鑿。明堂闕庭，盛不見察，所謂貌晳而已。」視明堂闕庭，以決診其脈之所見；遍診三部，而就其所問之口給；仲景畢生之診病工夫，蓋莫於此，並非獨斷於持脈也，更非單憑統一調之地也。今之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者，御持寸口一隅，以察五臟六腑之寒熱虛實，握一隅萬，得不憤。

失，猶謂相爲稱道，仲景有知，必斥非徒。先師劉有餘夫子，治仲氏之學獨深，所出皆從經方，時人無不以經師目之。其診脈必合寸口入迎趺陽而治，則其謗之爲邪術者，豈空然矣，矧其之不可掩也如此，雖然。叔孫武子毀仲尼，而無傷日月，不謀其道也，乃今之爲賢者，仍以兩手六脈爲十二臟器所主，臆測玄滯，穿鑿附會，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欲呼臘器出可得而語者，亦何不通之甚！夫傷寒之方效辨證，人人得而知之也，獨於平脈一法，不宗仲景何哉，惲鉄樵曰：「脉是空空洞洞，說不清楚，畫不出來。」何謂配臟，何尺配脈，這是後人之惡作劇耳，其有憑的者乎！賣瓜贊瓜，種豆揚豆，故內經之配臟時不同也，王叔和之配臟時不同也，金鑑之配臟時不同也，李時珍之配臟時不同也，一身臟器，被數子者，東配酉合，糊糊不清，天下之不解事者，寧有過此？彼豈知脈之搏動，系於心臟，心臟主血行者也。血液之循環，以動脈爲起點，靜脈爲終點，而心臟則爲其出發與歸宿之枢纽，心臟有弛張有開合之作用，更有液體之壓力，以調節血行，當左心室每次收縮之際，均能使左心室之血流入於動脈，於是動脈管爲之膨脹，動脈管壁，因有彈性，即起一種衝突狀之運動，是

脈搏，脈搏乃動力之表徵，是心臟動作之狀態，血行之緩急，血壓之

大小，均可由脈窺之也。心臟之健全與否，血行之暢流與否，血壓之正常與否，關係於營養之優劣，體力之善惡，排泄之暢阻，消化之良

否等，是營養、體力、排泄、消化等疾患，均可於脈間接診之也。故

余常曰：以三部之脈候全身之病變則可，僅以桡骨結節一隅之地，而欲探出某臟何病，某腑何病，則不可。蓋此等臆說之詞，人人言非，自然猶不得，况數人乎？李神農《經賦》曰：「於已知經閉之人，舊知經閉之脈，已知懷孕之人，舊知懷孕之脈，以及任何證，則知其證之脈，而一一診之，當起於心，遇變異之脈，則探得其病之確，如此努力研究，養成習慣，終必可達到以脉知病之地步，豈識扁蒼獨美於前哉，此吾輩學之資也，惟究脈經，而欲知病之則甚迂遠難，終不能知其真也。」世有諺曰：「讀破王叔和，不如見証多。」王叔和乃脈家者言。但張子叔和一部脉經之神精鬼說，反不如中神李溪氏之言，憑已經驗之脉應以辨證，斯為要也。仲景畢生治脈，平脈辨證，證脉參合，以施治療而處方驗，以決病勢而驗後准，傷寒論歷有所載，敢妄言哉，或有文理未屬者，姑存缺疑，不作強解；或有知其為僞文，而事理可通者，亦不因人廢看而缺之，用保持吾人之學者態度。

二、分論

一、論浮脉凡二十則

太陽之氣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風淫為病，「脈浮」，自汗出。

太陽病，十日以去三三「脉但浮者」，與麻黃湯。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脈浮」者，小承汗之。

「脉浮」者，病在表，可發汗。

二、三者「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傷寒「脈浮」，嘯以火劫之，亡陽。

「脈浮」熱甚，而反炙之，此為實。宜以涼治之。因次而謝之。

「脈浮」，宜以汗解之。

太陽病，下之「脉浮者」，必結胸。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觸上浮者」，大黃黃連心湯。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

陽明病「脉浮」，但「浮」者，必盜汗出。

陽明病「脉浮」，若「脈浮」發熱，渴欲飲食，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可。

陽明中風「脉浮」，病過十日，「脈緩浮者」，與小柴胡湯。

「脉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

陽明病「脉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太陰病，「脉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傷寒差以後「脉浮者」，以汗解之。

「脉浮」者，排血量充盈之象徵也，曉淵雷云：「淺層動脈之血

表充盈，故脈浮。」閻德潤云：「浮脈者，血壓下降，心臟擺動猶有力時所現之脈也。」考大論言脈浮者，非已自汗，即當發汗，體力強者，脈浮而汗出，是自然療能驅病毒於肌表，從汗腺而泄，其病自愈，體力弱者，脈浮而汗不出，是自然療能雖欲驅病毒於肌表，使從汗腺而去，而力不足以應付之，勢必有待於麻黃、桂枝諸劑也，脈自浮，汗自出，而形不去，是散溫機能雖不衰，而造溫機能亦相當亢盛，此時因司造溫之神經中樞受刺激而興奮

所發懶！漢言之，若人診得浮脈，即知病灶尚淺，病毒未甚；正氣據門，抵抗力方興，但察其病勢之所趨，而酌量減桂之施治，斯無誤也。若不顧其證而救之，則爲逆，逆則病壞，難治，例如大論云：「太陽病，半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蓋太陽病，脈浮，用汗法，本不誤，汗後病不解，脈仍浮者，當再汗之。桂枝湯有服至二三劑者，正爲表亂尚在故也。粗工不知審證，惟以藥試病，一汗不愈，遽願下之，不知脉浮者，乃病勢欲外達之象，下之，適與自然療能相左，故令不愈，平之脈尚浮，真是病者不該死耳。大論云：「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切之，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散桂湯主之。」此乃醫者誤用火劫桂枝症，而令肌表之陽亡失，幸其人爲陽衰者，倘有胸腹內臟之陽，上衝以補其缺失，衝氣剽前胸腹動搖，竟呈起臥不安之驚狂現狀，不知服用麻桂，尚有浮腫浮緊之弊，誰得知之未審，而驟然如以火劫哉，火候工夫，差訛一毫，真矣，總取之難也。至大論「太陽病下之，脈浮者，必結胸」，「心下痞，按之濡，其無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兩條，文有未暢，理有未通，劉樞以爲衍文，山田氏以爲偶援，柯韻伯直刪去前條，均是。

二、論浮緊脈九十二則

太陽中風，「脈浮緊」，兼數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表汗。

三、論浮緩脈九三則

「脈浮緊」之中，速於前也，速而緊者，身排膚骨雖充盈，而脈管纖微已渙絕而呈硬聚之緊形現象也，脈管纖微甚者，必乏伸展性，故診其狀，但見組急，乃大論言「脈浮緊者，均必無汗，而欲欲浮緊之症者，本必從汗解之，不然，則浮脹動搖，內部之血管肌肉痙攣，又無所以潤其汗腺，血液將愈不得達表，汗將愈不出矣！」發汗之藥，絕非桂枝湯所能竟事，大論云：「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汗浮緊，發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當須識此不以發汗，桂枝湯本爲解肌之劑，（即發汗劑之最輕者）原治不及，則經高處發熱，或有致鼻粘膜破裂，發生衄血之危險，大論曰：「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治之，」又曰：「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創者愈，」前條「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是嘔者者，麻黃湯當施於未致衄之前，非投於致衄之後也，後條云：「自創者愈」，自創者之體溫，雖足以隨血以達肌表，而散滯退熱，但鼻粘膜破裂，究有大出血之虞，不可不慎，病機向外，誤用下法，其失也如前述，茲不贅。

「脈浮緊」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

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發衄者，麻黃湯主之。

「脉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衄，按之自瀕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胸滿微喘，發熱惡寒，「脉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陽明病，「脉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脉浮緊」，四燥口苦，胸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恶寒，反惡熱。

脉浮之中，速於前也，速而緊者，身排膚骨雖充盈，而脈管纖微已渙絕而呈硬聚之緊形現象也，脈管纖微甚者，必乏伸展性，故診其狀，但見組急，乃大論言「脈浮緊者，均必無汗，而欲欲浮緊之症者，本必從汗解之，不然，則浮脹動搖，內部之血管肌肉痙攣，又無所以潤其汗腺，血液將愈不得達表，汗將愈不出矣！」發汗之藥，絕非桂枝湯所能竟事，大論云：「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汗浮緊，發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當須識此不以發汗，桂枝湯本爲解肌之劑，（即發汗劑之最輕者）原治不及，則經高處發熱，或有致鼻粘膜破裂，發生衄血之危險，大論曰：「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治之，」又曰：「太陽病，脉浮緊，發熱，身無汗，自創者愈，」前條「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是嘔者者，麻黃湯當施於未致衄之前，非投於致衄之後也，後條云：「自創者愈」，自創者之體溫，雖足以隨血以達肌表，而散滯退熱，但鼻粘膜破裂，究有大出血之虞，不可不慎，病機向外，誤用下法，其失也如前述，茲不贅。

學術研究

仲景大承氣湯症研究

張平權

同道於仲景書研究殊淺，對於仲景明白開示之陽明胃家實，尚不能認識分辨，其他奚論哉？爰將仲景傷寒之大承氣症，綜集而參觀之，以便研究云耳。

一、急下證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發汗不解復滿痛者急下之」、「傷寒六七日，自中不能了了，心煩不和，無表裏證，大使難身覺者，宜此藥也。急下之」、「少陰病得之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不之」、「少陰病六七日，至十餘日，日暮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脉絃者生，淺者死，微者但欲飲水，脉浮者亦許耳」、「大承氣湯主之」、「明訓昭昭，置若罔聞，反而謂此名，從觀中國古之醫經，皆無一語著之，「暉瘡」之名，實爲妄造，名不正則言不順，事必致矣。其說甚繁，不復而記載多人矣，全於愚痛之餘，深感

二、緩下證

「二陽併病太陽証邪，便發渴熱，手足熱熱汗出，大便難而譏語者，下之則愈。」陽明病時，雖有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濶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滿也，大承氣湯主之。」「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滿，未定成輕，攻之必勝，須小便利，屎定輕，乃可攻之。」「津出諸證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諦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乃愈。」「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硬，後必滿，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作難乍易，時有微熱，喘脅不得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積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腹滿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下利應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之乃愈。」「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下利已癒，至其年月日復發者，其病不盡故也，當下之。」「症為病，

渴，口噤，臥不君席，脚聲急，必斷齒，當與大承氣湯。」「脈微實，更倍發熱，日晡時煩躁者，不食，食則嘔，宜大承氣湯。」「熱在裏結在膀胱故也。」「凡辨諸證，皆陽明體熱，內結燥甚，而尚未傷及少陰者也，然雖不如急下之制，亦不可久緩，當觀其證，以投承氣，陽明下證，孰而言之，經盡或解，日晡潮熱，手足汗出，煩躁懊憹，汗出遮語，喘呼不臥，嘔不能食，心胸焚燒，轉瘦疼痛，小便數利，無候沉鬱經火，凡見以上諸證，知其大是氣陽作之，毋庸疑矣也。」（表證未解，內熱已僵，仲景無下法，此舉可期通用，劉守真防風通聖散，外表內下兼行。）

三、結論

(續前) 沈彰寅

單體 由同種元素組成之自由體，謂之單體；如氮氣O₂、氫氣H₂、淡氣N₂、臭氣O₃，即為元素之分子也，生藥中具有單體的很少，非經化學方法提取其精，不能單獨存在。

同素體 由同一元素組成之異種的單體，謂之同素體；如木炭質

多孔能清污濁之氣，骨炭在療龍土有止血清濁之力，油脂、煙墨、焦炭色黑還原力強，藥用上作為和緩強壯藥，這類物質性質安定，高溫時易氧化，所謂氧化即燃燒之意，在人體內起劇烈之氧化作用，即呈高溫現象。凡具同素體之不同藥物，性質與療龍常相同，所以常見有不同的處方，能治愈同一的疾病。

第二節 藥及人體各部之成分與變化

構成人體最小的單位為細胞，牠與整個人體之各部，同具有消化時，攝取排泄生殖運動等作用，細胞膜細胞質細胞核細胞仁形成，其中頗佔重要地位的原形質，內含有水百分之六十，鹽類百分之七，含有營養的碳水化合物脂蛋白質等，在消化系統中各部的分泌液，成分與質並均不相同。

(三) 鹽液約含水百分之五十五，固形物百分之〇·九，鈉與氯表皮細胞百分之二，灰分百分之二十六，硫是化學百分〇·四，可溶的有機物百分之〇·一。

(四) 鹽液內含氯液素，分解蛋白成黃白素與氯青素。

(五) 氯液含氯液素內含鐵液素，分解蛋白質酶素分解鈣粉蛋白。

(六) 鹽液內含鐵液素 $\text{CO}_3\text{Fe}_2(\text{OH})_4\text{Cl}_2$ ，進消化作用。

(七) 鹽液內含鐵液素，分特種蛋白質爲氨基酸，尚有脂化酶素，麥芽糖酶素。

鹽液除含固形物質外尚有多量之氣體，在動脈血 100C.C. ，靜脈血 100C.C. ，於肺壓強之下，內含氮 19C.C. ，碳酸氣 4C.C. ，不論動靜脈血中，某種氣體 $\text{C}_2\text{H}_5\text{CH}_2\text{Na} \text{CH}_2\text{CO}_2\text{Na}$ ，之關係很大，藥物對於改良血液或破壞與成之轉換，具有密切之關係，所以在醫學上之研究，極應注意之一點。我們都知道石灰能止血，但不明其化學上的理性，殊不知石灰的化學成分為一氧化鈣 CaO ，血液之凝固全賴血漿，血漿中之鈣與凝固大有關係。換句話說，血之凝固非賴多量之鈣不能促進血液之凝固，由此可知對石灰能凝固。

創傷出血的理性矣，鈉與鉀可以延長心跳之電流，镁能禁止反動，鈉增心臟之調節；常人血液比重二·〇五五，與紅血球數目多少成正比，二氣化炭在血中僅小部分溶于血漿，大部分與水化合為炭酸 H_2CO_3 ，炭酸極不安定，常與鈉結合為炭酸鈉 (Na_2CO_3) ，二氣化炭在溶液中有四種，即游離性的二氣化炭，炭酸，炭酸鈉，炭酸氫鈉，二氣化炭紅血素溢出體外，現在將鈉結合與分離，提出研究！炭酸與生質特別是紅血素的離質結合，炭化紅血素有破壞反應，誰與炭酸氫鈉或鈉的金屬分子結合以製成鹼性鹽，鹽素代謝產生多量之二氣化炭，並而使二氣化炭之成為炭酸者，他的氣與紅血素底鹼質化合而成為金屬鹽，即炭酸氫鈉或到當紅血素飽和時紅血素起變化作用，這種化合物便分解起來，一方面放出炭酸，炭酸水解後成為二氣化炭由肺氣泡，一方而則氧化紅血素復與金屬鈉結合存在牠裏面，等牠到了體內，氧化紅血素底鈉離散出，以氧化營養料同時牠的鹼基鹽又復與體素之羧基結合，因此到了紅血素還原後，紅血素又呈弱酸性，還原紅血素還原後，炭酸氫鈉的分子，復與氧化紅血素的氣接觸，結果造成炭酸及紅血素的鹼性鹽，炭酸排出肺，紅血素的鹼性鹽再至體素，如是循環不已，炭酸氣子在紅血球與血漿內，如果所與二氣化炭接觸，血漿內氧化氫之氯原子，但要尋找血漿，但是如果二氣化炭分離很高，所以氯由血漿到血球，而仍然存在血漿內之則與二氣化炭結合而成炭酸液，在肺內情形，則完全相反，因為二氣化炭分離較低，氯原子由血球到血漿，與鈉原子結合而成氯鈉，脫離炭酸氫鈉，二氣化炭復獨立滴到血漿，微氣體消散之媒介；二氣化炭由氯素散到淋巴，由淋巴到血漿，氯由血漿散到血漿，由血漿再到淋巴，然後再由

我們既然明瞭血液中有這樣不同的細胞存在，列表如下：

精力產生（勞，電，機械等工作）之產生使肌肉溫度增加，乳酸之產生，休息肌肉乳酸產生十分之三，若乏氧處收縮，增至十分之二三；乳酸易氧化，即為精力之消費與二氧化炭之造成，有調節的收縮，可助血液之循環，使肌肉得充分養料與氮氣，收縮之調節在於中樞神經之反射，腦或脊髓損壞而生之癱瘓症，均失肌肉之調節收縮。肌肉收縮時之化學變化：（A）乳酸之產生——在休息肌肉，乳酸甚少，肌肉乏一處則增加，當肌肉收縮時，其有充分之氮氣供給，則乳酸之增加，不易探出，乳酸之產生乃由半水化合物分解而成，其方程式如下： $\text{C}_6\text{H}_{12}\text{O}_6 + 2\text{C}_2\text{H}_5\text{OH} \rightarrow 3\text{CH}_3\text{COOH} + 3\text{H}_2\text{O}$ 。（B）醣粉之消滅——肌肉之收縮，既將葡萄糖變為乳酸而葡萄糖大部分來自醣粉，故醣粉之分量，隨收縮而減少，而肌肉之收縮力是亦起降低。（C）二氧化炭之造成：乳酸極易氧化，氧化結果，即造成二氧化炭與水，其方程式如下： $\text{CH}_3\text{COOH} + \frac{1}{2}\text{O}_2 \rightarrow \text{CH}_3\text{COOH} + \text{H}_2\text{O}$ 。

在空氣中體之分壓為一五二糸，氮之容量增至百分之五十時，對於肌肉長時間劇烈運動的確有益，血量增加到七百六十糸時發生危險，如肺臟發炎證等，空氣乾燥，體溫易依漫，結果皮膚與肌肉之血管也要縮小。

根據上述觀點，二氧化炭、氮二者在生理上之關係，十分密切，未嘗無體，決不能增多或減少，使影響健康；例如人體缺乏氮氣供給時，則心跳增加，呼吸速率與力量同時旺盛，甚至昏倒不省人事，多碳酸病時，則呼吸增深，並增加到百分之一五時呈氣促現象，百分之一四五時麻醉而死，氣壓高時，入體中的紅迅速跑至抵抗力低的地

科
經

營衛氣血論

黃賢忠

《經言》曰：「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又衛氣篇云：「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則循經而行於經者爲營氣。」

營衛氣血，在人身中，究竟何物？蓋雖言其在部位，卻未指明其爲何物。仲景傷寒論，則雖言其名，亦不明示。遂致後人，聚訟紛紛，竟寧仍未能盡其究竟者，良可慨也。

予嘗以爲云：「營血者，即人氣血，氣血是指體而言，營衛是作用言。」此見氣血論不詳，蓋據後世言，謂氣血爲兩物，今反言而爲一氣，是妄解而會誤解也。

予更以爲云：「由脈運氣而動，達氣而微溫寒者，爲邪在衛分。不熱而熱，小便色黃，已入氣分矣。若脈數舌燥，則爲邪入營分。」

王士鑑云：「營衛是氣血之精氣，而究竟不是氣血。氣與血，均無形存體；營與衛，則無形無質，故皮膚暖和，肌肉潤滑，脉絡通利，皆可解剖而知，然營衛則不能解剖而知，以人死則脉已停，營脉已絕故也。」

水之於火也，熱生火也，無火則熱至滅絕。然火是火，熱是熱，必不能指熱爲火。蓋山水生氣，水則火自消亡，然水是水，火是火，必不能

指水爲水。寒生水也，水也，無水則不能有火，然水是水，火是火，必不能指火爲火。然指火爲火，能助火興熱，火與寒之關係，而營衛無此

關係矣。」此論雖精切，然祇能管門禁，不能以爲主。當歸附唐氏

營衛氣血互爲體用之說，却仍未能指出營衛於人身究爲何物也。

在此科學昌明時期，研求學問，豈可仍以不了了之耶？況醫學對於人之生命，極有關係，偶一審證未清，便易置人於死，而况不明乎

！余於是悉心研究，誠以營衛氣血，於醫學有其名，復有其用，數論，始破外傳營衛更屬於人體組織，眞有其物。按手與血，有形有質，人皆知之，不必供論，今茲所論而研究者，爲衛與營也。

夫無者何？卽吾人體中營和身體溫度之體溫也，故古人名之曰衛。

但欲明白體溫，則須先明白人體生理之作用。據生物學所論之體溫之來源，由於吾人日常所飲食之物品，入胃後，體內臟腑肌肉，乃起運動而消化之，吸收之，排泄之，而產生新陳代謝之化學作用。惟當飲食物品在人體內發生化學作用時，皆資營養而生熱，此體溫之來源也。至於臟腑肌肉之運動，血液狀之流行，亦因廢物而生熱，此爲體溫之小來源也，名此體溫曰「營」。此即生物學所論之體溫之來源也。實則此乃營養之來源，非建溫穀物之來源也。惟利？營飲食物品，入於臟腑，若無助以數種酶之運動消化，則飲食物品，便不能化爲營養素，以供於人體矣。營所於者，終不能自熱也。

能便益於此物者，實益於之火，由此可知，能使大體內臟與肌肉之運動，血液淋巴之流行，而發生新陳代謝之作用者，非日常生活之飲食之所品，而是吾人須臾不能停止呼吸之空氣，當令人一呼一吸空氣之時，而數種酶一吸一呼之運作，即而章及全身各臟腑各組織，而起運動，其作用於人體，則使空氣之運動，而使體內運動，血液之運動，更使

巴流行，發生新陳代謝之化學作用。因此飲食物品，入於體內，隨時乃能運動，而消化，而吸收；體溫之來源，亦因此而不至耗竭，否則氣息而體溫滅，體溫滅，而人之生命亦終止矣。此便是蔣氏所云：「無氣則不能有衛」之精義也。且體溫乃充溢於動物全身各組織間之氣，不限於脈，不循於經者也。故《靈樞經》云：「衛行脈外。」又云：

夫營者何？卽吾人體內血管中流榮血液之血漿也，故古人名之曰營。營之來源，乃由吾人日常飲食各物品中所含之水分，及飲料，（包括酒、水、茶、及其他液體。）經過臟腑之化學作用後，變化而生出來之精良汗液，在血管之血液中，即是血漿。而血液之組織，可分為血球、血漿兩部分，通常稱之曰血液。其真血漿雖為組織血液成分之一分子，却與血球甚易分離，吾人常見宰殺生畜之血，凝結而成一大塊者，即血球之結合體，此即所謂營血之血也。其中離然澄澈，有淡黃色透明之液體附著於此結合血塊之外者，即去鐵離素之血漿也，又名血清。蓋吾人日常生活，除呼吸空氣，吃食物品外，還需飲若干水分，以俾滋榮調養，始能生長不替，否則，雖呼吸空氣，吃食物品中之水分及飲料，即為血漿之來源，固由於飲食物品中之水分及飲料，然而能使此等水分及飲料，化為血漿者；自經各臟

閒話子宮病

中醫診斷之神妙

子宮之生殖作用，古人早已言之，如《內經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二七（十四歲）而天癸（近稱內分泌）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

自此等物質起化學作用，變為經絡之汗液後，首先由血管吸收於血液中，再經血波循環之化學作用，然後始分為汗液與尿液；其為汗液者，則留於血管中，以滋潤皮毛，此即滲潤皮膚之血漿也。亦即蔣氏所云：「無血則不能有營」之精義也。其為尿者，則由微血管壁滲透於血管以外各組織間，而排泄之；其滲於下者，則由大小二便而去。其升佈於上者，則化氣由肺臟呼吸而散，或成液體由口鼻與目，化為唾液及淚而除。其漫佈於全身肌膚脣指者，則由汗腺發汗而解。惟液體不單在血管中有，所以單言血管中之液體，却摒去血管以外各組織之液體而不言者，實因血管以外之液體，雖亦為營養人身液體之一種，既非精良，又必排除，不能長久榮養人身。但不若血漿，既屬精良，又能隨血液之流行，若盛，則由微血管中滲出，佈達於人體全身各組織間，為人體各組織長久滋榮不可缺少重要液汁。由此可知血液中之血漿，重要於血管以外各組織間之液汁矣。蓋在其未滲出血管之時，則為營。若其滲出血管而入淋巴管之後，則為三焦也。故《靈樞經》云：「營行脈中。」又云：「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為營氣」也。

由是觀之，營衛氣血之為物，雖云是人身中之血漿、體溫、氣血，（月經）以時下，故有子。」又曰：「七七（四十九歲）任脈虛，（指卵巢萎縮）太衝脈衰少，（指血虧）天癸竭，地道不通，（指月

指卵巢萎縮）指卵巢萎縮）太衝脈衰少，（指血虧）天癸竭，地道不通，（指月

經停止)故形壞而無子也」，向稱血爲血海，任主胞胎，均指子宮而言。

索問骨空論曰：「任脈爲病，令人不產育」，吾人試以新理來證舊說，此婦人帶下，是第一弊病，令人不產育，「瘕聚」，又綱目云：「皆大有價值，蓋所謂帶下者，乃子宮炎症之分泌液體，所謂瘕聚者，

必然是現象，就病理胎生而言，則古人所謂衝任病，即近世之子宮病

似無不合；至後世云帶下病，屬於帶脈，其說可商。

子宮病之種類，近世分爲子宮炎，子宮瘤，子宮癌，子宮結核，子宮出血，子宮移位等，病者確切不易，惟受病原因不一，急性慢性各異，治療方法迥別，苟非實施檢驗，則病狀不明，何以爲治？

自然而中醫無器械之借助，專憑望聞問切工夫，於此等病症，亦可

診斷出來，謂余不信，有例爲證，西醫胡惠民君，自述民十三，初畢

業於東南醫學院，時有乃戚某氏，患子宮瘤，經西法檢驗，非割治不

可，攬之，試就診於上海著名國醫王仲奇氏，(胡君亦同往)王氏診脈

於江西吉安仁山港寧縣

親炙議論，診斷準確，洞見微端，良以病於中必爭於外，娶貌辨色，見微知著，例如膚質血者，面色既白，肺癆病者，頰現桃紅，黃疸病中之女勞疸，眼圈盡黑，傷寒病中之格陽症，面目俱赤，考人相學云：「凡眼之周圍有黑氣，男子爲腎病，女子爲子宮病」，又云：「人中部位不正，必有橫筋，婦人有子宮疾病」，雖是抽象的看法，實係生理的作用，觸類旁通，理或不爽，以王師經驗之富，運用之妙，宜其一望而知，至云子宮瘤，捨割治外，別無療法，尤其卓見！

(英按)小腹痛，仲景例有明言，痛而小便利者，爲蓄血，痛而小便不利者，爲蓄水，今痛而小便時，似生產之困難，則子宮及膀胱

下口，定有障故無疑，障故推何，子宮瘤，子宮癌，子宮結核，一類

病症而已，試以脈理推之，內經謂「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病形

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痛，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

，心爲牡臟，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又曰，「脈急者爲

疝瘕，少腹痛。」任脈爲病，男子外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太極

以脈急爲診斷，若皮膚枯淡，而津潤陰虛者，尤易患疝瘕，余會治柳

州交通銀行趙君，患右小腹痛，如腹內有硬塊狀，斷爲疝瘕癥病一類

病症，以消散藥治之，一劑痛減，二劑硬塊消而愈矣，王氏之能診斷

子宮生瘤，亦上述之意，豈無治法，而必以西法刀圭治之乎？

當時游學上海中醫專校，時王氏爲實習教師之一，僕曾侍診，

節錄病理學

嘗觀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病從外來者，爲外因，五臟精志所感，從內生者爲內因，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

氣精志所生者，爲不內外因」，此爲吾華探討病證發生之原理，似較確當，但查會江蘇省立醫科大學教授吳元蔭先生，所著高等生物學

張鴻生

總括西醫論疾病之源及概別

「偶然之死，大都因疾病之侵襲，即自然之死，亦以疾病為其近因，片語之一語，或全體，於生理上發生障礙，失其調和主宰之作用者，稱為謂之疾制，然疾病之種類有種種，如精神病、脈病之來自過伸者，及音頻過速者有生寒燒之不時，營衛之失常，心身之過勞，以及受病質寄物之侵染，而前起者，茲為便利計，分下列三項述其概要於下：（甲）寄生蟲病；（乙）外部寄生動物兩種，（丙）內部寄生動物十種。（乙）傳染病。

（一）超越顯微鏡病原微生物六種。（二）螺旋絲狀病微生物三種。（三）病原細菌十種。（四）原生動物病原微生物三種。」

觀其所列疾病之初，大都不外寄生蟲與微生物二大類，對於六氣七情，與他病源，未嘗提及。完全與中醫所論列者相反，斯又為中西醫量大之爭執點也。夫以西醫科學器械之精良，其實地檢查所得之結果，如寄生蟲與微生物，當然確有其事，余固不得任意否認，但細究其實鑒，余亦無庸否認，蓋此等寄生蟲二物之由來，必有一發源地，發源地為何？風、寒、暑、濕、燥、火六氣是也。六氣是吾中醫探討病原之大本營，寄微二物既由六氣而生，則吾人所當易識，接受，籍作參考材料，以供研究者，又何得任宣否認乎？但西醫知病源為寄生蟲二物，而不知此二物實發源於六氣，殊可惜也。據西醫心理，以為六氣是六氣，事物是二物，兩者毫無關係也。惟所謂六氣者，即地之爲地，比之於人體，無然者，對於任何物品，都有相當關係，如地之爲地，比之於人體，無然者，應與六氣無關，然內經於五運六氣論發明之曰，「燥勝則地乾，濕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寒勝則地沴，火勝則地裂」，斯足證明六氣之於大地有關係，請科學家平心論之，然乎？否乎？想不能否認也。草木之在四時也，春暖則生，夏熱則長，長夏熱極則由養茂

而進入變化之期，一至秋燥則黃落，至冬寒則枯槁，期以證明六氣之於草木有關矣。請科學家平心論之，然乎？否乎？想亦不能否認也。而轉以夏秋之際，風氣有關於害虫生死證明之，實細小害虫，一遇生發之東風，則勃然遍野；一遇霜殺之西風，則退縮潛伏，土尺童子皆知之，非又六氣有關於動物生死之一證明乎？天以極廣漠之天地，最普遍之草木，至微細之害虫，三者相提並論，實屬毫不相侔，乃於六氣竟發生如此密切關係，然則寄微二物，謂不發生於六氣，其誰信乎？蓋太虛中六氣，為造化之根，萬物之本，無六氣則無萬物，無萬物則無人類，主一才則世界已化為烏有，苟何有寄微二物之足言？因有六氣，故生萬物，因有萬物，故生人類，因有人類，故寄微二物亦同時產生，為人所感，是則寄微二物，實發生於六氣，的確無疑矣。不過此二物產生於六氣之關係，為非任何科學方法所測定，誠如吾詩所謂「上天之載，無窮無境」，中庸所謂「不見而彰，不動而神」，僅為而成」，皆最高哲學之泉源，不可思議者也。顧六氣化育之神妙，何一至於斯乎？總裁改題上海翰出版社示吾人曰：「此詩中庸之說，頗為有據，人所當深識，不可輕棄者明矣。」

考中國醫學之大本營，在乎自然氣之氣脉與溫度，人體之精神與心靈，包括六氣七情，惟六氣之順和，然後病魔侵襲，惟七情之不調，然後疾病產生，且此精神所集注，心靈所覺察，惟非科學之法則所能說明，機械之精良所能試驗，達中醫確有保養

此等名言，論，豈非西醫所當覺悟，中醫所當潔靜而發揚之楮哉？

衛生常識

臍風之預防及其有效治療法

劉明

初生之兒，一患臍風，自來多不能救，或謂於初起之時，用夏禹鑄臍火法，可以救者，然以明親目所睹之事實證之，亦絕無效。因余曾見老人習知此火者，用以治其若干若孫，而皆不救也。又幼集成有所謂集成火者，其作諸號稱其火之神，謂之「若微請風」，非此不可。而寒中宜用火者，又謂之「龍吟火」者，情利之急急，不可用火，強用之，不特不能使熱邪從裏以達表，適足以助熱而耗陰，致身熱不退，在夏秋燥令，尤為大忌。固然以余之經驗，則知臍風無不有裏熱者，又安可以此火施之？是其作者於此實有前言不對後語之處，不可盡信。若則其人亦必濫用此火，其法本謬妄也。然其人之於幼稚，明實會經三折歟者，亦不可以此謬之，審考其人多用集成火，即為小兒諸病，詎方對子臍風一定以標為適當，其中皆係解表去風，清熱解毒，通便利水，行氣順氣，調和營衛之品，能將臍風之毒，盡量從汗孔及大小便排出，故用治此種有餘之症。取效如瑜芥膏、燕糞入麝，用火之後，實使之服服此方而收效耳。因其不肯嚥否吐露，故不得不隱約其辭，此余已往之經驗，足以發其覆者也。此外其他醫家所載之種種治法，皆乏實效，大可逕去不觀，以節省吾之精神時間。蓋於四肢，則謂注射血清有特效，此外亦無他法。余恐其所云，亦猶因訛傳之於糖尿病，故有不盡然者。茲亦未嘗過信也。按臍風之起因，絕少或未經以手觸，致有臍風發作者，此時小兒必喚乳口懸，而其

上唇或牙根邊，又多有白點，俗名癩芽者，可先將針用線牽過，露出
齦緣，將白點挑破，用薄荷散湯，磨玉參良藥調勻，以銅破水洗淨，
然後以指壓或香油浸透之，輕相當時，即用新奇布蘸濕水服口，去
其毒，隨連集成沉澱母，使之微沸數次，即棄。此法於臘風初起之時
用之，無不應効。卽鼻塞已黃，明喉紅過多人，而皆見功。若黃至眉
心及兩頰者，則難矣。食後常流涕，究竟能否收效，未之知也。又此法治臘
風，無論其在七日以前，或七日以後發者，皆可收治。蓋發於七日之
前者，是破傷風癥之侵入者多，容易於短時間內在體中繁殖為害也；
發於七日之後者，是其侵入者較少，須經較長之時間繁殖，始能為害
也；其發生之時，則雖遲早不同，而其為害之病原確則一。普通於小兒
既滿七日之後，即不復注意其有臘風者，此大惑也。余於最近六月上
旬間，即遇一小兒於誕生十日之後，發生臘風而致鼻塞已黃者，其

家人用種種方法施救，皆無收效，而期以上法治之，病即霍然，於是
可見矣。其方如下：

川芎、熟大黃、黃芩、黃柏各一錢、黑茶半七分、薄荷五分、

滑石七分、細辛八分、枳壳五分、鴉鷺七分、赤芍五分、

右十一味，以水煎服，但覺微有泄瀉，藥力即行，病即瘳矣。
如不適，再服之，以愈為度。此方斷不燒腐，麻疹難畏。乳母
切忌油膩，不可食入。此方為治臘風之神方，原方本為丸藥，采用以上之分量，改為湯劑，效力更
速，用之無不應手取效，幸吾道同仁共傳之。此外其他一切主治功效，
請諸君可參攷原書。

小兒中白蘿蔴毒之急救療法

張少權

白蘿蔴即銀杏樹之果實，一名幺孫樹，為落葉喬木，高者達十丈。
葉如扇，有缺刻，春日開小花，色白而帶淡綠，單性，秋末結實頗繁。
霜後肉爛，取核為果，色白，故謂之曰白果，其仁可食，滋味可口。
為珍美之品，人之物也。然其子於霜降後始可食，若於未
熟而食之，則易中毒，小兒患此尤多，成人則極稀少。蓋以小兒消
化力薄弱，食此未成熟之果，更難消化，而果又經火燒過，火氣阻於
胃中，大鬱風動，上攻於心，於是則中寒酸作矣。其症右側左右歪斜

，舌尖彌縫，或舌面生紅點，手足瘡癩，頸者皮張，啼叫嘶啞，甚者
危殆，延半日許即死。此症發作之初，即宜急速療治，不可稍緩。療治
藥物有二：一、掘一株白蘿蔴樹根，取根五錢切片水煎服之，一、無白
蘿蔴樹根時，可用專赤散加川連黃芩以救之。（藥用：生地、竹葉、木
通、川連、草梢、黃芩）服後即熱退痛止，諸症頓除，二方俱驗，惟

廿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夜十二時於江尾書室

雜俎隨筆

微盧隨筆

張微盧

膜腦炎方：得膜炎效方，用皂莢炒成赤色，研細末，以少許吹入鼻孔中，片刻胸中即覺清爽，頭下血水，吹一二次，即可霍然。曾有多人經西醫診治，注射，所費不貲，病未稍減，後以此數分錢之藥品，

而獲救者，是亟宜廣為流傳也。按皂莢性微溫而寒，功能化痰解毒殺蟲，放新瓦上用木炭大煅之，變為赤色，即經炒也，研細末，隔過放土地上一宿，則火氣去，可裝瓶瓶中，固封以待用。

射干療傷

友人有使湘南，一日背上受挺擊甚重，疼痛為劇，謝曰：已服三世祖傳治傷藥草，小溲色赤，瘀血當盡下矣，喜而詢其藥，乃採示一株，則紫蘇葉也，曰：用其根五七枚煎服之，可治一切跌打傷，發此即第于地，並僅用以治喉嚨烟痛及喉逆上氣，喉中作水鶴聲耳，孰知其藥至物，然別無固已有癥老血在心肺間一語，置其治歟。

杏仁治創

一小女，年二歲，於學期上學，住返烈日中，致日以一兩次之熱亦不甚多，然愈旬不愈，參差其通體乏汗，蓋以暑閉遏肺氣，元府不通，血

便，與醫藥難治。

斷藥也，但須開肺氣，潤肺止渴，散結消癰，汗可出，故葷山玄参肉見其根，名爲戲，卽命其取根十餘枚，去皮，打碎，煎湯冷飲之，果腹杯卽遍體汗出，後行烈日不復熱。

蘿蔔纓

初冬以蘿蔔菜置瓦屋上，在其日曝夜露，風吹雪打，至立春前日收下陰乾，加鹽蒸熟，可以佐膳，兼可預防風寒，煎湯可治腹瀉，此大利也。聞有患糖尿病者，因腹瀉服蘿蔔纓湯，乃並糖尿病亦愈，後某以告某醫，試之於其他患糖尿病者，亦良驗，或疑蘿蔔含糖質豐富，爲該病患者所忌，何以其竟能有此效。余曰植物之部份，各有所司，故其作用，往往不同，如蘿蔔發汗而根止汗，金橘子潤肺而根利小便，是一解也，藥物之性，可經炮製而改變，如生地之寒苦，熟九蒸九晒而成熟地之甘溫，蘿蔔經數個月風雨霜冰，日月煦射，攀蔓亦可治愈糖尿病，是亦富於機變者。

顏色治療

以五色配五臟，此非科學家所顧聞，爾亦非今日之科學所能闡明

者，然顏色能影響於人類之心靈狀態，已早為公認之事實，近年各國有以各種顏色光線作治療用者（見同濟月刊），如以土黃色治口昧不佳，非中宮屬土，黃色亦屬之微乎，又如以橘黃色治不眠，非屬半夏，殊未易治不眠獨取陽明之意乎，又如以淡綠黃色治新陳代謝起障礙，非以脾臟司代謝作用乎？改以深綠色治肝病者，非以青色屬肝手。

水蛭
血液有凝固素，為血液能凝固之原因，然血液在血管內所以不凝固者，因復具一種抗凝固酶素，水蛭唾液腺中之含有物或蛇毒，均有制止血液凝固之能力，故仲景下瘀血用水蛭等物，此其所以為先知先覺之醫聖歟，

西湖之範
讀本誌國民營養問題的探討一文，引經詳博，深為欽佩，然西湖之範，曾療一患第三期肺病者，後用愛克利光檢查，確告全愈，又聞人言，服食生荸薺亦曾治愈肺結核，又浙西習慣，腹推、飲冬瓜湯，殊效，併誌之。

答同業某君問瘧疾寒熱往來之原理

駱一樵

同業某君：頗具新醫學頭腦，平素喜研究學理，一日，造余診所談話，上下古今，作學術上之研討，談至瘧疾之寒熱往來，他說：古人謂外感風寒暑濕之邪，皆能成瘧，入與陰爭則寒，出與陽爭則熱，究竟風寒暑濕之邪，何能出入與陰陽相爭，其爭之原理如何？查閱前賢著述，關於瘧疾之理論，大都千篇一律，不出此三語範圍，最近酒覽時賢新著，及歐氏內科學，關於瘧疾理論，根據科學研究，始知西一千八百八十年，法醫拉弗蘭氏，在本病患者體內，發現一種孢子蟲，名瘧疾原蟲，謂係本病病原體，至一千九百九十七年，諾斯氏有明瘧疾原蟲傳染之媒介與途徑，係由一種蚊，名安諾弗雷斯，即帶該子原蟲，傳染於人身，侵入血漿，遂成瘧疾，至始何使人罹瘧發熱？

余昔之曰：古人對於瘧疾，在當時因無科學證明，故所論一切病源，皆憑虛玄理想，差不多陰陽表裏四字，可以概括萬病，瘧疾之陰陽相爭，特其一端，然此為時代所限，知識所囿，此固不須為古人譏，亦不足為古人詬病，今採古人治瘧之方，用之確有奇效，可知古人文說理雖不會現代科學，而處方用藥，有時直非科學新醫所能及者，豈真如日人湯本求氏所謂瘧疾為蟲，其對象為靈妙不可觸識之活物的人類，必須有待於人體上經驗智識，非單純理論所能解決歟？又豈如德人斯柯達氏謂醫家但求能診斷疾病，以滿足知識之欲，其愈病與否，可以弗論歟？君既知瘧疾為一種孢子蟲侵入人體血液，則於瘧疾之病源，已知其癥結之所在，而治療之方法，亦有相當研究，祇以未明其寒熱往來之理，進而求科學上之解決，亦以滿足其知識之欲而已。有相當研究，盍就瘧疾一症，說明其所以發寒之理？俾千古之謎，得以大白乎？

寒，則破壞血球，毒害神經，此時體工起抵抗護作用，以致身體內部熱度突然高漲，末梢血管，收縮甚緊，病血量減少，體溫之調節機能受障礙，慄過於內，而不得發越於外，故肌膚蒼白冰冷，發寒過甚，上下牙齒打顫，全身發抖，指甲呈紫藍色，脈象弦急緊張，是時病者如在冰天雪地之中，御重裘而不暖，至其所以發熱者，因身體內部熱度遠於極點，如物極必反，血流乃向末梢回轉，而擴充集肌表。

鍾山太和鐵區流行病治療報告

羅笑章

民國三十年秋，余於無意中，應本省（廣西）鍾山太和鐵業公司

之聘，來鑑場任醫師之職；鑑場之生活，昔在南寧醫藥母校時，耳聞之而未親也；此次為好奇心所驅使，貿然應聘，待遇之厚薄，初未計及，益以友人來函介紹內部情形一二，謂設備頗稱不錯，余以頻年

在公共醫事機關服務，頗有鑑識乏味之感，亦擬借此機會，一嘗署此間風土人情，當于七月時更裝甫途，不日抵達鐵區，旋即開始工作。

憶昔在母校時，曾聞師長黎淳淳告誡，君輩行道，務須知天知地，知人，方可以言醫，意謂醫者須知氣候之轉移，（知天）水土之溫涼，（知地）與鄉賦之強弱，（知人）始能涉世行道，此言居恒歎念在心，本區位於本省東北，以大贛宮、當保河帶氣候，況係鑑場，水分尤多，含硫質，其患病者為數多寒少，不難揣想而知之，故余未到鑑場，據云有醫師某喜用石炭知每一類清涼藥品，結果頗不為一般同事所歡迎云云，腹氣是實，頗令余中懷頓生芥所慨念，本來醫者須因症處方，不能單以試驗，然而某地帶之氣候與水土，吾人總不能不有相當之認識，故抵達鑑場後，即留察當地氣候之轉變，與疾病發生之過

程，故皮膚復潮紅溫暖，顏色亦回歸常態，漸覺壯熱如灼，煩渴引飲，兩眼發赤，頭痛如破，如是者，經過數小時始已，在此數小時中，病人如在夏季烈日之下，處冰室而不涼，此種疾寒往來之最新學理，古人謂瘧疾之寒熱往來，係與陰陽相爭，雖似空洞浮泛，而爭之一字，實含有至理，即所謂體工起抵抗護作用也，某君恍然，乃興辭而退。

頭橫於眼前之最大難題，即為小兒之百日咳，其症狀大率先保

發熱，繼即咳嗽，旋而咳嗽連聲，痰中帶血，狀甚難過；根據過去之經驗，此病之發生，余每先投以麻杏甘石，繼投清燥救肺，其效特捷，如影響；而此次來此，循此步驟着手，居然毫無反應，如水投石，余苦思再四，頗為悵惘，旋憶開首先用辛涼既無效，勢不能不用辛溫，然後再用清潤以善後；厥後接此遂得施治，頗覺如意，然究未能根絕，仍有流行，此則余到此後所最感頭痛者也。

其次即為瘧疾，據云本鑑場內，本病之流行，一年四季，繼續不斷，故本公司醫藥部已為此預購有大量金鈎納丸，一經同事工類能自加預防；余到此後，曾經診治多人，其症狀為發冷發熱，口渴惡吐，頭暈，大便溏泄或閉結，小便黃赤舌本潤澤，無苔馨，此為藿香正氣散之的訣，因症投方，頗收捷効，其有未效者，即轉變瘧疾，旋用小胡或金鈎丸以收功，後因見此法過於曲折，且以藿香正氣散藥力輕微，發表之力不足，余乃冒險試投以桂枝二麻黃一湯，或桂枝麻黃各半湯其效竟出入意外，居然無妨，借重於小胡或金鈎納，開始一二入，余尚未敢放胆，後經過三四人，均奏奇效，余乃益信經方之神妙。

惟於此尚有區區苦衷，不能不聲明者，則投麻桂之方，類多用於一般壯實之體，若係羸弱薄弱之患者，則試投參蘇飲水和湯或藿香正氣散，蓋以麻桂之為物，過於辛散，向不為東南一帶所常用，處方中如有麻桂，一般多少而生長，处方不變法，祇得用香蘇參蘇六味等時方代之，故輕服無害，不得不用小柴胡或金匱丸，方可收功，以上為鐵區內瘧疾流行演變之情形，及余治療經過之步驟，要之對於瘧疾防治問題，總算已粗略解決。

其次為赤痢，本病發現，現尚不多，間有患者，多夾有腹寒發熱之外症，余每先用辛溫解表法，表解而痢亦隨愈，有未愈者，即投以鴉粟湯或當歸等帶湯而愈，間有鬱投大小承氣者，然殊不常見，本病猶尚在流行中。

再次為小兒之泄瀉症其症象為泄瀉，每日三五次至十餘次不等，口渴，食慾不振，本病多有演變成爲痢疾或疳積之可能，初起投以胃苓湯，有效有不效，間有用七味白朮散，四苓湯加阿膠滑石而愈，剩下本病亦尚在流行中，且來勢頗為猖獗，記得民國二十八年，余在他處服務，同此時令，小兒亦多患泄瀉症，余按症處方，成效絕鮮，旋經再三思致，知爲惡性傳染病，屬於烈性質，後果小兒之泄瀉，症剛告平息，而瘧疾大流行，乃以瘧藥之最齊知本省各地及全國各大城市，皆有同等現象，其死亡率之高，為數十年所僅見，故目前小兒之瘧疾症流行，余甚注意其演變之情形，誠恐有重蹈二七八年故轍之可能，痛定思痛，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余決竭全力與之相週旋。

以上各症，係余到此後所見者，其他尚聞遇未曾有患脚氣病者，患者多為工人，蓋以一般工人，日夜在鋪廬中（即鍛造）過活，腳部為本淺無足恃，且此等水分，均含有毒質，難免不無鉛皮創傷之可能，所謂脚氣，殆以是故；治法內服藥不外清熱去濕，外治無非消腫解毒，然余到此後，本病尚未見發生，故療法終難懶糊，俟有發生，始療從何着手，日後當續行報告。

綜合以觀，則本鐵區內發生之瘧疾，其治療似多以辛溫香蘇為宜，與余未來前之估計，頗相背道而馳，當經再三考慮，究其原因所在，認為有下列二端：（一）晝夜氣候寒溫之異殊，本鐵區位於偏僻山隅，地頗高燥，日則炎威逼迫，令人難耐，而入夜却又風清氣爽，顧覺涼澈既晴，日則毛細管擴張人體熱容易發燒，夜則毛細管縮緊收縮，體溫不易蒸發，在此情形之下，每易發生下列兩種流弊：（1）人們貪涼取快，對於體溫之衛護，不加注意，致寒邪容易侵襲。（2）以氣候寒溫劇變之故，體工生理抗寒機能，每感抗手不及，是等於近代閃電戰術，令對方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接此之故，故患瘧者，類多內有邪熱，而外感風寒，治法以辛溫解表為先，再用寒涼清潤以善後；若開始即用辛涼，則發表之力，每致不足，若用清涼疏降，更厲關門殺賊，是前醫某之喜用知母石膏一類寒涼藥品，不為一般同事所歡迎，殆非無故而然，此其一，（2）目前時令，以舊曆舊曆月，乃係夏季，所謂溽暑司令，山嵐掠氣，動易侵人，余來此處任職，適在此時，故見症多係寒濕，此與時令不能說無相當關係，此其二。以上二端，余經相當思致，覺其與生理病理，尚無矛盾。

據領鄉東聲明者，余之來此，目前祇不過短短十數日之間，對於各項時令疾病之演變，初未能有若何深刻之概念，况時節推移，氣候變遷，又豈能以刻舟管見之見，而驅拂旦夕莫測之病，使將來而交令旬天，熱氣騰蒸，本火自焚，則寒濕苦惱未嘗不可擇用，使將來而落葉蕭索，風高物燥，肌肉消逕，則消涼涼潤，亦未始不可酌投；因病處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上說來說去，仍不能不歸納于「醫者貴乎知天知地知人」一語，記得在醫校時，內科教師黃連成先生曾諭謂：

吾輩業務務須「兩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愛古人欺」，山東之言，頗與詩道共妙之。

附鑛場雜感四絕

(每句錯落名)

「附設」民三十年秋，余因應本省（廣西）鐘山太和礦業公司之聘，來職擔任發售之職，當即由家出柳州，再由柳轉平樂，然後由平樂搭該公司自備之汽車趕礦場，沿途及抵步後，所見頗多感慨，益以余頻年爲口奔馳，東南輾轉，僕僕風塵，每當職務更動之餘，觸深作嫁因人之感，此次倉猝來此，既長途之漫漫，復環境之特殊，觸景興懷，幻想尤多，務務之暇，偶授藥名，湊成絕句數章，以紀其事。巴人下里，狗尾續貂，不過聊博大雅一笑，專致云詩鄙，尚希愛我同仁，惠而教之，是幸。

其一（由平樂首途赴礦場車中感作）

讀者來函

予英先生閣下頃閱

責誌，甚爲欵慰，尤其先生所主張標準脈學一點，殊得我心，惟未見以器械測量，深感仍有缺憾，謹將本人之意見，更陳如左：

(一) 中醫之測脈，係立體測法，中醫測脈之脈位，包括長寬高三個交點性之部位而言，不是西醫測脈之點測法，西醫之點測法，其脈位無所謂，含有交點性之部位，只要是在動脈上，隨便取一側，任意點都可測量，是一種不完全的測脈法，簡直不合科學。

(三) 論測脈，千言萬語，都不能脫離以上我二點之範圍，故定脈學之標準時，對以前中西醫界所有形容脈象之名詞，須重新以本人上述之二點，作為整理解釋釐訂之標準。

(四) 西醫之脈位既不明，其測脈計，在學理上爲不合科學，在器械上當然應該予以改造。

(五) 電影照像術，可將中醫所測脈之脈位、脈象、脈勢參照力度，同一時間內，將其動態，一齊收在影片之上，復在同一時間內，將其動態，同時映射至幕布之上，能使觀眾得到真正看脈之

風塵拂拂撲車前，百里常山一望間，祇事依人歷金線，窮愁獨悽年。

年。

其二（礦場所在地名屬別寫抵步時作）

留行已到鳳凰亭，花是楊梅處處同，水自無名源自異，佛廟（即礦場）縱步總防風。

其三（燈光隱若工人工作徹夜未停感作）

機燈電火顯威靈，彷彿天南數列星，日入漫歌安息曲，夜明砂燭聽咚叮。
其四（佛廟開掘後據云發現古代銅器石器甚多感作）

沒石塊銅錢片，碎山發掘洞前因，滄桑已認人言慎，漫對丹砂藏。

廿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九日晚稿于鐘山太和礦業公司診斷室

謝繼聯

，體溫之變化狀況，雙方均同等注重，均合科學。

(六) 各部之動態，均可利用電影照像術，將其動態，留於影片之上，放射於觀眾之前，以前之不可言傳者，至此可以言傳，以前之但可意會者，至此可以恍然大悟，在教育後學，輔助後學

訓練後學上，使醫學中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儀器，以授學者學習以指檢驗時，本人以為必較昔日容易多矣。

(七) 本人提倡測試，而利用電影照像術之意義，係在使學者學習检测時，得到一種統一的標準，測試法，並非利用此種儀器，為

一種診斷上之器械。此種器械，在診斷上還無時日，並無多大之價值，但可作為日後之參攷證件。

先生之意見以為何如，值此中國醫藥，亟須復興之時，大眾都有復興責任，故不揣冒昧，彷彿列人獻暖之故事，幸勿哂之，特此仍候。

禱

弟謝繼聯叩 六月十五日

醫藥消息

渝國藥提煉業

擴大生產

沉降，酸鈣，無水，化鈣，載肥訊，糖膠，酸鐵，次硝酸鉻，次溴食子酸，氣水，橘子香油，安琪酵，普利喉露，黑特靈，十滴，焦性溴食子酸，甘草粉，大黃粉五倍子粉，鞣脂粉，硫肝，複方大黃散，遠志酊，豆蔻酊，桂皮酊，氯化高鐵酊，番椒酊，柏皮酊，大黃酊，武皮酊，桔梗酊，薑酊，蕷流浸膏，甘草流浸膏，麻黃流浸膏，遠志流浸膏，杏仁水，大黃糖漿，遠志糖漿，其他尚有數種，不久即可問世。

(重慶航訊) 國藥提煉之試驗，抗戰前早有成功，各種類既少產量亦微，衛生當局及若干工作者，鑒於舶來于藥品之價格高昂，運輸不易，而國藥之性能，又復適合國人體質，成本亦輕，對國藥提煉事業提倡，不遺餘力，去年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返國視察，對此力加賞許，此間中國藥產提煉公司予以鉅款投資，一面加紧製藥，一面向外訂購提煉機器，準備大量生產，目下該公司已製成藥品五十種，暢銷西南各地，而該項機器在運途中，預料今冬即可擴大生產云，並請該公司提成之國藥五十種列後：溴，溴食子酸，溴酸鉀，石膏，

本社啟事

八月二十日敵機濫炸本市敝社無恙承各

界詢問感感

國產良藥

小兒寶

每包國幣六角

主治小兒或成人發熱咳嗽惡寒頭痛痰喘嘔吐泄痢裏急後重如痢煩哭不思飲食等症功效勝於鵝鴨菜十倍

總發行

柳州潭中路五十一號

興華藥廠事務所

批發

湖南

湖南長沙上坡子街

祥記百貨號

分售處

桂林	柳州各國藥號均售
長沙	樟樹園藥局
沅陵	各國藥號
宜山	昆良西藥房
芷江	陳信仁堂
浦浦	黃元生藥號
所里	德泰和藥號
乾城	厚生堂藥號
灌溪	李人壽藥號

復興醫藥雜誌 第一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復興醫藥雜誌

第一卷 第五期

中華日報社柳州分社

主編者 張子英

發行者 繆允中

印 刷 者 中出日報社柳州分社

總發行所

復興醫藥雜誌社

柳州潭中路五十一號

分發行所 桂林青年書店

分 售 處

桂 省 書 局

復興醫藥雜誌定價表 (費須先惠)

附註	價目	出版
郵費在內	國幣八角	月出一冊
郵票代數以二角一角為限	國外加倍	全年十冊逢二八月停刊

社址：廣西柳州潭中路五十一號▲電話一四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標

加雪

名貴

中國唯一

煙國外過勝質品

品來舶於低價售

牌女妙·旋凱
蘭株十·梅枝五

•處理經總林桂•

公司總經理建

•售出有均埠商大名•

行仁三州柳:處美批總

加雪
煙
廠